

吳興叢書

禮記集說

禮記集說卷七之一

歸安鄭元慶述

曾子問第七之一

疏云案鄭目錄云以曾子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別錄屬喪服 金華應氏云曾子以篤慤醕至之資而爲潛心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攷之力訂之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所防慮深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亦日新而無窮有非夫人意料之所可及者其或講明之不素而猝然遇之則其處

之未究其精微而應之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曲折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約事而不失其經焉此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其後真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隨聲響答畧無留難其見益高矣 慈谿黃氏云此篇曾子所問三十七子游一子夏二故以曾子問名篇不知誰所集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

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眾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疏云此論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事於西階南者近殯位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經云大祝裨冕則於時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可知大祝將告神故執束帛命毋哭祝命之也將告宜清靜告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於殯東几筵上畢遂哭哭竟而降階也案士喪禮每旦於朝夕哭位先哭而後行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哭位卽行朝奠故經云遂朝奠也幣是小宰所主升

舉幣舉而藏諸兩階之間 嚴陵方氏云君薨凶事也凶事人之所哀世子生吉事也吉事人之所樂君子行禮於此可不慎哉是以裨冕吉服也衰杖則凶服也毋哭吉禮也稽顙則凶禮也於是則或裨冕或衰杖或命毋哭或拜稽顙豈非處之以吉凶之間也哉 西河毛氏云或問攝主予應之曰太宰攝君卽以此主喪無二攝亦無二主也但此云攝主則專以喪主言而攝政攝位皆在其中觀後經又云眾主人則唯喪有喪主有眾主眾可主喪眾不可主國也 升自西階以殯在西階上也然而殯在堂外升階但至階不能至堂今日不升堂此堂字原宜注明而注

疏失之考堂有二義一是堂室之堂古寢廟之制室在棟後堂與序皆在棟楹之間而自楹以前並謂之階故檀弓謂夏周殯階殷殯兩楹正以階與楹並相值也今殯在西階則殯且不能上堂何況告殯此非其義也一是堂壁之堂凡寢廟內外不拘阿棟欄楹自階級之上並謂之堂故明堂九室總稱堂壁爾雅曰堂堦壁也而階級多寡亦卽以堂之高卑爲準如白虎通曰天子之堂九尺則階是九級以一尺爲一級也且亦名九等以一級爲一等也降而諸侯七大夫五士三堂階皆然故此云升階盡等卽可升堂則正是堂壁之堂非堂室之堂而注疏不及總是闕也

祝聲三鄭注聲噫歆警神也孔疏謂噫歎聲歆者
享也此誤也據儀禮注噫歆皆作噫興是噫歆二字
連見歆卽興也噫歆卽聲也疏云不知何聲終是疎
失按噫卽楚詞之歆發聲之字歆卽佛書之訶收聲
之字若欲舉似其聲大抵如咳聲作唉噉二字以噫
與唉興與噉皆聲轉字也 或問哭有時亦且有位
今行朝奠禮則哭位宜在殯東乃攝主卿大夫總立
階南而鄭氏云反朝夕哭位將復上階詣殯東耶抑
卽在殯東就外位耶曰朝夕哭位在前儒亦周章不
明若條理之大抵主人先就外位立門外東方拜司
奠者此是一節然後入門就內位立堂下直東序西

面俟奠者入此又一節至於奠時則奠者入室主人雖不隨入然必位近殯東不降立堂下俟奠者出而哭踊拜送此又是一節則卽此一位原有三節並非反位二字得以盡之注疏闕也 又問此告子哭而不踊至後見子則踊之者三一過輕一過重何也曰此不踊非輕也以告子兼告事哭而不踊謂夫吉凶當兼行也此爲告者言也踊又踊非重也孝子而見殯痛也宜踊也以孝子初生而卽見殯又痛也又宜踊也此爲孝子言之也此皆注疏所未及也 嘉定張氏云集說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服而大全因之誤矣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

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此所謂六服也蓋大裘惟天子得而用之上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此五服者上得通乎下下不得僭乎上也若云天子諸侯六服是諸侯得僭用大裘也而可乎爲此言者以誤讀注疏耳按覲禮侯氏裨冕鄭注以爲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此處孔疏亦引是言集說卽以爲天子諸侯得通用六服非唯不考其等差亦不詳其文義矣鄭意指衮以下皆爲裨衣裨者埤益之義言如山龍華蟲等皆續繡

以飾之唯大裘純質而不飾天子所獨用故云其餘
爲裨則公侯所得共也禮於章別最嚴大裘之外襲
以衮衣猶恐其混於公則續升降二龍以別之鄭又
云上公衮無升龍者爲此也况可使諸侯而得同於
天子之六服乎又覲禮孔疏天子吉服有九言六服
者據六冕而言以大裘爲上無裨義衮冕以下皆爲
裨諸侯唯不得有大裘其義甚明陳自不細考耳

又案吳江徐氏云卿大夫上當有眾主人三字以下
文推之而知其然也愚謂經固有互文以見意者此
省文非闕也然竊以從字之義推之此時嗣主初生
其從攝主而告者重在卿大夫之擁戴眾主人則又

禮記集說卷一百一
從卿大夫而定議者也言卿大夫而并及士者舉羣臣之眾如此也下方及眾主人未爲無次第

三日眾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眾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

註云三日負子曰也宰宗人贊君事者子拜稽顙哭奉子者拜哭也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謂朝奠疏云此世子生已三日名之以名見於殯之禮三

日之朝自眾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
生之儀案內則國君世子生告於君三日卜士負之
此亦生則告君三日負之子至三月爲名始見君今
喪禮畧於負子之時則見也不用束帛者初告生已
用也大宰大宗初不裨冕今奉子接神故服祭服此
大宰大宗大祝亦從子升堂經文不具耳祝主接神
故先進少師奉子次從祝也以其告神同吉祭禮若
凶祭則主人前祝在主人後也世子升由西階時大
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爲主前告子哀甚
故盡階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旣警神
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

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卽位也
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眾主人卿大夫士在西階下
北面以子稽顙哭故亦哭踊每踊之度爲一節如此
者三故云三者三也皆降東反朝夕哭位皆袒子至
此乃踊房中亦踊鄭知奠出亦朝奠者以在殯無特
告殯之禮 山陰陸氏云如初位則北面可知又言
北面著子雖幼莫不臣也少師奉子言師著一日不
敢無師傅也 西河毛氏云太宰者以冢宰攝職兼
作喪主故告子時有攝主而無太宰以太宰卽攝主
也此見子時有太宰而無攝主以子自爲主而太宰
相之子旣爲主則太宰不必又攝主也 少師注養

子之官禮無明文但周官師保係教養太子之官則此少師當是師保之副故內則於負子時云保乃受子使士妻養之則保乃保副或者此師卽師副因稱少師別無他義 少師奉子以衰疏謂少師與子皆著衰也唯皇氏與王肅云謂以衰衣奉之此說是也孔氏不善讀經因後文有襲衰杖語反疑子先著衰先祖然後襲之若非袒焉得有襲非着衰焉得有袒襲則以錯解後經之故而反疑前經誤之極矣世無袒襲而稱袒衰襲衰者前稱袒則後但稱襲從來禮文無袒衰之言則忽稱襲衰非詞例矣且亦知後經諸踊之各有說乎祇一見子禮而旣踊三三又踊三

三一連十八踊踊法亂矣不知諸踊皆有節一是見子之踊前九踊是也斯時諸臣踊而子獨不踊何則諸臣執事以子見而子拜稽顙則子方身執見禮烏得輒踊此如行朝奠禮者男婦踊而奠者不踊故經尙省文而於此特曰祝宰宗人眾主人卿大夫士踊以明子反不踊也一是成服之踊後九踊是也斯時子踊婦人踊而諸臣又不踊蓋諸臣已成服而子未成服諸臣皆爲位而子未爲位故諸臣降階反位而子則尙留殯東以殯東卽主人位也乃爲位當成服且亦當踊故子踊而婦人繼之然而房中見殯近故踊諸臣階下見殯遠故不踊此如行朝奠禮者男子

見奠者則男子踊而婦人不踊婦人見奠者則婦人
踊而男子不踊故經於此又特曰子踊房中亦踊以
明諸臣不踊也蓋袒與襲以諸臣言就位而袒爲位
畢而襲襲斷句不與衰連衰杖以子言向未成服祇
藉而不著今則著之禮三日成服亦三日授子杖今
旣成服則不唯着衰抑且授杖蓋童子不踊童子不
製衰唯三年製衰童子不杖今一以成人之禮待之
而踊而衰而杖曰凡以爲君也此則言禮之至當不
可易者是以皇氏有云童子不袒正謂袒襲皆諸臣
事與子無涉而孔氏非之固已誤矣若崔氏曰諸侯
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異於

未殯也彼豈不知五日成服以殯前言而乃以殯後三日較量遲速此正爲世子告生至此始三日也三日而成服不無太速故云云則在前儒原有以着衰解成服者見子藉衰成服着衰吉凶次第毫不可亂而孔氏引其說而仍然不覺反曰子已着衰天下有未成服而可先着衰入殯門乎

愚按某之子某上某字母之氏下某字子之名皇氏謂此時未立子名下某字是誤書者而孔氏不從是也內則世子生三月必世婦抱子見君然後君咳而名之眾子亦然故春秋子同生必卜士負之入見而始命以名未有先命名而